中華民國十四年十一月廿日出版

中國青年

第一百零二期目次

預備與反動勢力奮鬥
『什麼是反革命』？
赤俄與世界革命
中國赤化與帝國主義的一致壓迫
告天津的學生
太原學生的光榮奮鬥
哀悼我們底烈士——盧春山同志
窮漢的窮談（轉載）
寸鐵（八則）
通訊（一則）

每冊四分國內一元寄足二十五期國外寄足十五期

通訊處　上海小北門上海書店轉鍾濟
廣州　國光書社

預備與反動勢力奮鬥

少・連・

革命的勢力顯然是已經有了很大的進步了！　中國現在已經有了很廣大的革命的民衆，革命運動已經有了很普遍而很強大的影響；除了少數思想落後而反動的分子以外，沒有一個人不承認打倒帝國主義，廢除一切不平等條約，是中國人民最正當而急要的要求。　現在，一般人民政治覺悟的水平線已經提高了！　這是為中國革命前途可以樂觀的事情。

因為革命勢力有了長足的進步，帝國主義軍閥已經注意而恐怖嫉忌這種勢力了，他們要用所有的力量來壓倒這種勢力。　這會是甚麼有效的事情麼？　革命便是要與帝國主義軍閥的壓迫相抗鬥，沒有一個真正革命的分子怕他們壓迫的；何況他們因為自己間的利益衝突，常常要發生爭鬥，以引起他們自己勢力之動搖，有時候他們還會沒有力量來壓迫我們呢？我們現在最要緊的是看看自己的陣脚是否穩固，自己的士氣是否激昂，我們完全不把帝國主義軍閥的壓迫放在眼睛裏。

在帝國主義者軍閥的壓迫以外，我們却有不能不注意的幾種反動勢力，他們有時是可以欺騙迷惑一部分青年的。　這種反動勢力比帝國主義軍閥較為可怕，因為他們不是像帝國主義軍閥完全站在民衆以外的，他們是躲藏在民衆中間用許多似是而非或甚至於荒謬的言論，來欺騙迷惑民衆。　我可以說這種反動勢力是來擾亂我們的陣脚，挫喪散漫我們的士氣的。

所以這種反動勢力·比帝國主義軍閥的壓迫，更值得我們注意。

我們要指明這種反動勢力，第一我們要舉段祺瑞的嬖倖章士釗等曲學阿世的謬說，第二

我們要舉擁曹錕陳炯明的著名研究系機關報如晨報時事新報中大吹大擂的反蘇俄不黨的論調；但他們的劣跡是已經衆目共睹的了，他們這種反革命的宣傳究竟是出於甚麼用意，我想有眼睛的人都是明白的，用不着我們多說。

我現在要說的，只是一般好人政府派，國家主義派，與國民黨中新發生的戴季陶派。這三派暫時是還可以欺騙迷惑一部分青年的，他們還可以有若干擾亂我們陣脚，挫喪散漫我們士氣的力量；所以，每一個熱心革命的青年，應當預備與他們奮鬥，以防止或減少他們所要產生的弊害。

甚麼是好人政府派呢？ 他們是在五四運動中間曾經以領導文學思想革命自任的大學教授們，在他們的生活與思想已經貴族化的時候，幻想出許多解決中國時局的計畫，希望吳佩孚可以採納他們的條陳，後來在段祺瑞召集善後會議，又親自出席參加，而且在「現代評論」上又陳述了一些意見。 他們的空想雖然屢次在事實上已經證明是一錢不值的，然而他們至死不悟，一直到現在還要自命只有他們的意見是中正和平的主張。 這種人因爲恐怖革命，根本不肯相信人民的力量，只知道希望吳佩孚段祺瑞等爲仁君行善政，好像從古以來一般書呆子希望他們的皇帝爲仁君行善政一樣。 這不是很可笑的事情麽？ 然而他們的話，對於一般恐怖革命，不肯相信人民力量的人們看來，會覺得格外順耳好聽，所以他們常常可以欺騙許多人。

甚麼是國家主義派呢？ 他們是幾個思想落後而又富於領袖慾權力慾的人們，自己看不情現在世界革命勢力的相互影響，只知道拾曾國藩張之洞等的餘唾，以另立一派，做他們的

招搖撞騙的生意。（他們已經藉所謂反共產而逐漸勾結上海一般教閥，尤其可恥的，撰著攻擊郭秉文的文章，詐許得了余家菊的東南大學教授，與南京所謂國家主義的五卅公學）。 他們那種不知世界大勢的富國強兵論調，是中國四五十年來許多人提倡過而絲毫不生影響的，研究系的前身進步黨並且亦曾經用為黨綱，但他們卻把這認為獨得之寶，而且居然大言不慚的認為只有他們的主張適合於中國國情。 眞奇怪極了！ 倘若國家主義是適合國情的，經過四五十年許多人提倡，為甚麼不能救中國，遠遠不如他們所詈的親俄赤化的國民黨共產黨的主義有藥到病除的功效呢？ 他們本是用國家主義為招搖撞騙的工具的，但他們那種勇敢的反革命的精神，正合宜於為帝國主義軍閥的走狗以及為他們的走狗做走狗，所以便會有一些名流教職員引他們為同志，幫着他們傳佈這些勸人為愛國忍受國內紳商教閥一切非法壓迫的學說。 這種學說，亦會有一般像他們一樣思想落後的青年信奉他，同時，亦一定有一些人因為震於名流教職員的提倡而盲從他，於是他便仗着種種惡勢力的扶持，亦會在民衆中發生若干不良的影響。

甚麼是國民黨中的戴季陶派呢？ 便是在國民黨得着共產黨分子加入，督促整頓黨務，漸次肅清反動分子以後；向來不肯積極參加革命，民國十餘年明知國民黨內之種種腐敗反動而從來不能勇敢的担負整頓肅清反動分子，甚至有時只知同流合污；以醇酒婦人自遣的戴季陶：忽然告起奮勇來，造出種種誣蔑共產黨的謠言，與一些不能自圓其說的理論，努力為分散國民革命勢力運動，顯然倡出違反孫中山先生容納共產黨分子，與歷次國民黨中央會議只問是否服從紀律黨程不問是否屬於共產黨分子的決議案。 共產黨加入國民黨以後，國民黨

之進步，其成績昭然在人耳目，屢次國民黨中反動分子藉反共產為名所作的各種罪惡，亦無容吾人辭費，現在居然又有些青年藉戴季陶做傀儡，來進行他們的反共產運動了。他們將來又要做出甚麼事情來呢？ 他們說，國民黨是不贊成階級爭鬥的。然而國民黨是不是應當反對外國資本家呢？ 是不是應當贊成中國工人與外國資本家間的階級爭鬥呢？ 國民黨是不是應當坐視中國工人受本國資本家壓迫呢？ 國民黨若真能引導工人為解除自己壓迫而奮鬥，是不是便形成了階級爭鬥？ 而且國民黨若贊成這種階級爭鬥，還有甚麼階級爭鬥是國民黨不贊成的呢（未必工人自身、受壓迫，亦會有所謂階級爭鬥的事情發生嗎？ 贊成要工人不受壓迫，而不贊成階級爭鬥，真正是奇談）？ 他們說，國民黨是不贊成無產階級專政的。 然而國民黨是不是要節制資本平均地權呢？ 果然靠戴季陶去感化資本家地主使可以做到節制資本平均地權麼？ 果然靠所謂籠統的全民革命便可以做到節制資本平均地權麼？ 倘若非無產階級專政不能節制資本平均地權，你還是因為討厭無產階級專政而捨棄節制資本平均地權呢？ 還是因為一定要貫澈你的節制資本平均地權，而斷然採取無產階級專政的手段呢？ 你說，你是真正三民主義的信徒，你想用這一句口號來離間國民黨與共產黨，破壞中國革命勢力的聯合，這正與以往一般反共產的反革命分子是一樣的。 若是一個人真正 助工人解放，堅決要貫澈節制資本平均地權的主張，他一定不怕共產黨，甚至於到了別的方法不能實現節制資本平均地權的時候，他都會贊成無產階級專政。 但是國民黨的民生主義，是國民黨人所最不肯講究的，他們有些人並不要求工人解放，亦不過把節制資本平均地權八個字做一塊裝門面的招牌，所以他們便會假托依附戴季陶，藉口信奉所謂真正的三

民主義，而其實他們所做的是藉反共產爲名，妨害中國革命發展的前途。

上述三派，是我們隨處要遇見的，我們革命的勢力越大，越是會有許多反動或思想落後的分子歸到他們的營壘中間，集中搗亂，使我們的革命事業不能得着順遂的發展。我們爲中國的革命，必須每個人負責隨時隨地給這三派以大的打擊，最有效的打擊，是在刊物或大會中，公開的批評他們的主張，指出他們最足淆亂聽聞的幾點，用理論與事實證明他們的謬誤或他們只係故爲欺人之談。我們不能容許這些反動的論調流行，像我們不能讓陳炯明鄧本殷等反動軍隊勢力蔓延，是一樣的。我們的革命軍人，已經肅清了陳鄧等勢力，我們亦應當勇敢的與這些反動派爲思想上的奮鬥，將他們的淺薄騙人的理論打得粉碎。

「什麼是反革命」？

楚女

第四十一期現代評論，唐有壬先生有一篇「什麼是反革命」；內中有幾句話，我們實在看不懂。 他說：「智識階級的人們，不極力蓄積知識，以爲建設改造的預備，而徒使未成熟的青年，走入虛憍狂妄的途徑。 幸而成功，軍閥倒了，而站在軍閥背後的帝國主義者，我們拿什麼來抵抗他？ 現狀倒了，而社會民生的疾苦，我們拿什麼來救濟他？ 我們的預備功夫在哪里？ 不幸而失敗，革命的機運從此斷絕，惡現狀益得延長其生命；而國家前途倘堪問麼？所以這種行爲，也未嘗不是反革命」。 唐先生說的「虛憍狂妄」，不知究竟指的是一種什麼狀態的行爲？ 自然，哪個敢說應該引導青年去走入虛憍狂妄咧？ 但唐先生沒有將「虛憍狂妄」究竟是什麼具體的示出來，則未免一來容易叫人誤會，而將一切應該

做的革命行動，如反抗五卅慘殺，力爭關稅自主等事，也認爲是虛狂憍妄；二來就是人們要想避開虛憍狂妄，也不知從哪里避起。 這是對於唐先生文章，第一點不懂的地方。

唐先生說：『幸而成功，軍閥倒了，而站在軍閥後面的帝國主義者，我們又拿什麼去抵抗他？』這意思是不是說應該留着現在所有的「軍閥」去抵抗帝國主義？ 目前的帝國主義，是要在打倒了現有的軍閥之後，才抵抗「他」不住——才沒有什麼去抵抗「他」的麼？倘若能夠打倒了站在帝國主義前面的「軍閥」；反說恐怕再沒有東西去抵抗站在軍閥後面的帝國主義——希望站在帝國主義前面的軍閥去抵抗站在他自己後面的帝國主義，這是在物理學上可能；在論理學上可通的麼？

唐先生或許是說：因爲由虛憍狂妄而去打倒軍閥；所以在打倒之後，就不能抵抗帝國主義；若是有預備的去打倒軍閥，那便有了足以抵抗帝國主義的東西吧？ 所謂『預備功夫』唐先生沒有說出究竟是什麼。 我想或許是指『預備科學(積蓄知識)，發達國內工商實業』這句話吧！ 唐先生所指的預備，如果竟是這些事；那麼，我們要問唐先生在目前這個帝國主義站在軍閥背後(唐先生已不像胡適之先生或人們指出美國帝國主義站在軍閥背後是海外奇談了)的「現狀」之下，是不是可以好好地讓你去『預備科學』去『發達實業』呢？『發達實業』這件事，除了預備「博士」「碩士」「工程師」之外，還要不要其他的客觀條件——在現在這種不平等條約束縛之下，在許多帝國主義所扶植的軍閥擾亂之中，在鐵練緊鎖的協定關稅制裏，唐先生相信有發達實業的可能麼？ 唐先生亦相信中國現在眾只有虛憍狂妄的青年，而絕沒有一些可以在打破現狀之後，即足以起來着手於科學的建設的各種人材麼

？　唐先生也會想一想，爲什麼工科博士馬君武，沒有工程他做，而不得不去充當政客；許多很好的外洋回來的理科大家「預備」了這麼多年，還是無處可以稍展一籌的原因否？　唐先生如果相信在現在這種帝國主義互相爭霸的資本主義發達之末期中，可以由中國單獨的澄清內政；相信在段祺瑞、張作霖、吳佩孚……這些老虎之下可以讓你修明政治，讓你發達實業，讓你充實軍備，而且讓你去好好的預備一切；相信在帝國主義、軍閥、和彭允彝章士釗等政客互相勾結之下，可以使『教育進步』——則亦不妨在「現狀」之下，承認「社會民生」還沒有到『疾苦』的田地；亦不妨以『無法救濟社會民生之疾苦』爲理由而主張擁護「現狀」。　是不是這樣呢？　這是我們對於唐先生文章不懂的第二點。

唐先生相信中國「革命的機運」，在唐先生們所相信的『預備』之中，可以永在：而在「打破現狀不幸失敗時」，便會『從此斷絕』。　我們不曉得唐先生可相信帝國主義和軍閥，在唐先生們暫時擁護（不打破）現狀而從容預備的時候，對於國內懷有革命精神的人（如蔣介石，汪精衛，陳獨秀，乃至如主張在預備完了之後再去革命的唐有壬），和一切革命的組織體（如共產黨國民黨），便可以讓它好好地存在而不加以摧殘否？　我們不曉得唐先生可相信在某一個帝國主義利用某一個有力軍閥，統一中國時，還可以不斷盡一切反對帝國主義，反對封建政治，反對專制的革命萌芽否？　打破現狀，因爲沒有『預備』功夫：所以就會要不幸而失敗；而使革命機運斷絕麼？　那麼，中國的革命，自從辛亥以來，已經是『不幸而失敗』過多少次了，爲什麼並沒見革命機運斷絕而反爲一度高過一度的激烈起來呢？世界上的革命，凡是失敗的，都是沒有預先儲蓄知識的革命麼？　沒有使很多的人專門去預

先積蓄『發達實業』的知識，其革命便一定會失敗麼？　積蓄知識以備革命後從事於建設的事，是需要全體青年乃至一切階級都去做的麼？　必須預備積蓄知識（發達實業的近代科學知識，或如胡適之先生所說的更廣泛的『學術』）而後始能革命，則試問如現在英日壓制下之朝鮮印度，還能不能——應不應——革命呢？　而且我們在世界各國革命史上，只看見因失敗而愈演愈烈的革命；我們却沒有看見在一個外國帝國主義和本國的賣國武人狼狽統一統治之下，可以僥倖而不斷絕革命的機運。　唐先生因為要『預備』，所以反對打破現狀——而擁護現狀；自然動機不能說不好，只可惜待到我們預備完好時，已做了亡國的朝鮮印度之民。　確也不錯，我們預備好了英文，可以看亡國以後，帝國主義所出的「告示」而不費力；我們預備好了數學理化，可以很熟練的替帝國主義的資本家做工。　唐先生這種不打破現狀的「預備法」，便不是使『惡現狀益得延長其生命』的反革命麼？　這是我們對於唐先生文章不懂的第三點。

自然我們也不贊成每個青年都去無目的，無意識地抱着出風頭的個人主義，假借愛國之名，終日一味在外奔跑——『虛憍狂妄』。　我們也很誠懇地承認『讀書』『預備』是重要的要求。　但我們反對像唐先生這樣因為要『預備』而主張不打破現狀。　我們是應該讀書，但我們反對以專門讀書以預備做亡國博士的主張。　我們不相信中國在眞正打破了現狀之後，就沒有科學的人才可用，而必須我們現在個個青年都去埋頭不問「現狀」的預備。　我們更不相信在現代評論的諸位先生不發表『救國與求學』等糾正的文章時，所有中國的青年，便都在虛憍狂妄中，而竟無若干人確在切實『預備』。　我們固然應該戒絕虛憍狂妄；但

像要求民族獨立之存在的革命運動，我們卻不能不拋棄一切而奔赴之！　我們承認唐有壬先生所指出的，以虛憍狂妄而致革命失敗（但革命的機運卻不一定便會斷絕），是一種損失；但我們也不能不承認唐先生因要「預備」而不打破現狀，致使「惡現狀繼得延長其壽命」的主張，是一種在實質上的真正的「反革命」。

赤俄與世界革命

F. M.

晨報十月十五日勉己君一篇大文，告訴我們赤色共產主義不能為帝國主義，所以我們不應仇視蘇俄，但共產主義者要以暴力煽動世界革命，在內政上卻不可不加以抵禦；我們應當放任共產主義學理的宣傳，然對蘇俄的弄把戲，與共產黨的行動，卻須用嚴厲手段對待。勉己君真是民族革命潮流高漲中所逼出來的一個最進步的資產階級的走狗。

可惜我不懂勉己君為甚麼反對以暴力煽動世界革命。是希望留存着帝國主義國家的資產階級以延長禍患呢？還是至少希望留一個地步讓敵國的王克敏，周學熙，虞洽卿，穆藕初之流，可以做大資本家以嘗一嘗「不加冕之王」的味口？　蘇俄與共產黨決不能僅僅宣傳共產主義的學理，像周佛海李漢俊等藉此裝裝門面，他們最重要的責任，是要用實際行動來煽動全世界被壓迫的貧苦工農，澈底的改造全世界；為甚麼貧苦工農——或者至少中國的貧苦工農，不應當有這種改造全世界的權利呢？　曾琦怕蘇俄與共產黨，是因為怕這樣使中國為所謂「赤色帝國主義」所侵略，這種杞人憂天的擬想，在勉己君亦要認為值一笑；果然不怕什麼「赤色帝國主義」的侵略，我真不懂勉己君除了自己完全站在資產階級方面的偏見

以外，爲甚麼會恐怖以暴力煽動世界革命的「赤禍」！

至於論到對付帝國主義者，勉己君的見解尤其虛憍而幼稚得可笑！ 勉己君因爲怕一國與多數帝國主義國作戰，而且認定赤俄決不能捨了自己的國防，來與我們抵制帝國主義者，所以他主張不要上赤色宣傳的當，便宣告帝國主義者爲敵，但他又不贊 投降於帝國主義，而主張『第一幹，第二幹，幹……幹……幹……只要幹』。 勉己君主張怎樣幹法呢？第一是要仍舊不斷的幹那「五卅曾經嘗試而無效的」對外不合作……抵貨與能工，他相信「遲早是有功效的」；第二是『不妨等等』帝國主義老巢中 許比赤色弟兄更篤實的「你的朋友」。 我只有可憐勉己君，竟只能把中國民族解放的事業寄托在這種沒有把握的癡想癡望中間。

我們共產黨人的主張，是要聯合帝國主義老巢中的共產黨，（赤色弟兄），與我們自巳的眞正革命的人，以暴力煽動世界革命，只有在這種世界革命中間中國的民族解放運動纔會成功。 帝國主義對於中國，猶如武裝的軍閥對於赤手空拳的民衆一樣；除了煽動多數軍隊中自己的反叛，不能有把握的打倒軍閥，除了煽動帝國主義國家中自巳的革命，不能有把握打倒帝國主義。 怕以暴力煽動世界革命的人，永遠不會能打倒帝國主義的。 勉己君拿這種共產黨人的主張與自己的主張比較一下，若不是甘心情願做資產階級的走狗，最好不要再開口了罷！

中國赤化與帝國主義的一致壓迫

楚女

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發達到最後階段的一個形態。 打倒帝國主義 實際上便是打倒資

本主義，推翻現社會的不平等經濟組織——打破一般　本家以他人血肉養肥自己的飯碗。要打倒資本主義必須注意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底民族獨立運動。　因爲現代資本主義存在的基礎，就完全是因爲有各殖民地及半殖民地爲它們貨物的銷場。　中國便是這種半殖民地中的一個貨物大銷場；所以如果中國能夠在最短期間，成就民族獨立的國民革命，則資本主義將受一很大的打擊。　中國民族之所以不能不努力於國民革命運動者在此——因爲中國本身正做着滋養世界資本主義的肥料；中國人不堪其咕囁，所以自然就有反抗帝國主義的革命要求。　帝國主義者之所以不能不竭其全力以壓迫中國之國民革命，亦正在此——因爲中國如果獨立，將自己的國家整頓好了；則內政修明，農工業發達，國民經濟政策確立之後，它們便不能銷貨；它們那在歐美的資本主義的經濟組織便要受很大的影響！　中國共產黨之努力於國民革命，中國國民黨之改組與其改組以後之努力，所以引起一般資產階級（帝國主義，買辦，軍閥）對於它的毀謗怨恨，也都只是從這樣一個唯物史觀的歷程中產生出來的。

帝國主義者在這兩年來，動不動說中國的一般國民運動，是『莫斯科的精神』。　是的！　莫斯科的精神，已經使國民黨及一切青年　織，農工羣衆，都嚴格的科學化了。　莫斯科的精神，已經使大多數中國民衆，日進於「被迫壓民族」的這個階級意識；而且日集於强固，明瞭，嚴密，有系統，有條理，有目的，有主義的國民革命之組織與紀律之中了！　莫斯科的精神，已經使馴伏而信命運的奴隸，空想夢遊的老大民族，居然這樣切切實實地要脫離它底羈軛了！　但所謂莫斯科的精神，却不一定與所謂赤化，過激，共產主義，俄國的金錢有關。不過只是指的列寧使工人聯合農民與弱小民族的遺訓，不過是指的蘇俄無產階

級政權成功的影響，不過是指的第三國際指導之下的世界革命潮流之澎湃；由於這些原動的力量，成就了土耳其國民黨所企圖的土耳其民族獨立之國民革命，激動了歐美各國能工與農民暴動的風潮，惹起了埃及摩洛哥敍利亞印度中國的國民運動。 這雖都是可以促成世界資本主義之破滅的，然而其本身却不一定與共產赤化有甚麼關係。

資本主義底擁護者——新興的所謂中國的國家主義派，却故意要曲爲說詞，效忠于人。他們因爲資本主義底本身，已是罪惡叢藪——不便於明言擁護它；所以改變了一個方式，乃從打倒資本主義的運動上加以攻擊，公然反對打倒帝國主義的口號。 他們在說不圖他們那「不打倒」帝國主義的道理之時，要牽扯到什麼中國赤化列強即將一致壓迫而陷中國於共管的說法。 如靈光君在孤軍三卷五期上說：『英國與日本對於我們中國的利害，完全不能一致，但是……他們對於共產主義這一點利害完全一致。 現在我們若立足於國家主義而不立脚於共產主義，我們可以利用他們利害不同之點，使之互相牽制，以謀獨立，俟內亂平定，國防充實之後，再進而恢復我們的國權……但是我們現在若一掛起赤色招牌，他們的利害完全一致，八國聯軍便立刻可以成立……』。 這樣的話，實際只是爲要不去打倒帝國主義以擁護資本主義之存在而已！ 反對帝國主義就是共產主義麼？ 靈光君藉口反對共產，因而反對打倒帝國主義，在結果上，便是叫中國人根本不要革命——不要民族獨立 不要希望脫離殖民地副奴的地位。 國家主義的狡猾，簡直明目張膽的替外國資本家羈縻着四萬萬奴隸了！

帝國主義爲了反對共產果然便可以一致麼？ 而且他們一定要因爲反對共產方始一致麼

？請看它們對待俄國。自從十一月革命以來，他們眞正能夠一致麼？不錯，它們曾有一時共同出兵，共同利用俄國的反革命派，封鎖俄國，以武力壓迫俄國革命。然而它們果能夠眞正純一的反對共產麼？爲什麼現在法美對俄態度不同，而日英對俄的條約又不一樣呢。

其次再看摩洛哥。里乎人的革命，絕對不是「共產」，爲什麼法蘭西，西班牙兩帝國主義者，却要一致去壓迫它？

再次，孫中山先生前年在廣州收回關餘，大概就是靈光君也不能說那便是實施共產吧？然而不但英日美法麕集戰艦，連意大利也還要用了商船臨時改充軍艦去示威！

此次關稅自主的呼聲，如果靈光君不想恭維共產黨人，大概總不致於說這是共產黨的陰謀。爲什麼列國也一致拒絕，千方百計地要保持他們已成的不但「協定」而且久已「共管」的關稅原狀呢？

事實是「鐵山」。帝國主義者對於一切弱國的壓迫，並不要等到那弱國赤化實行共產．才能一致，而且果眞赤化實行共產，他們亦未必能一致。帝國主義者底一致，是有的。——但都是以各自個私利爲中心而轉移的。它們底一致，實在敵不過它們底利害衝突。所謂一致，不過是利害衝突之暫時平衡的現象罷了！倘若帝國主義者與眞能夠始終一致起來，這個世界只可算做完了——光明將永爲黑闇所吞沒；我們只有絕望。因爲帝國主義者，本來沒有一致，所以才有靈光君所見的英國與日本對華利害之不一致，所以我們才能有聯絡世界弱小民族及被壓迫階級推倒它的希望。帝國主義之一致與否，完全要看反帝國主

義運動是否一致，是否强硬以爲斷。 俄國人民一致擁護革命，一致强硬抵抗到底，所以帝國主義的一致封鎖使瓦解而無餘。 我們的五卅案，因爲軍閥反動，壓迫愛國運動，自已內部又有許多先示軟弱，提倡專門對英專門經濟絕交的怯懦小資產階級學者，（便是孤軍社一般人）以懈弛民衆革命的精神：所以才弄得「重[illegible]」而無結果。 帝國主義者底一致，只會因爲全國底「打倒帝國主義」運動之一致與强硬而解體。 乃光君巧言說項，叫我們不打倒帝國主義，實際上乃是反而鞏固了它們底宰割分贓之一致。 帝國主義的一致，其實與赤化何關！ 只要你是與他們底共同利益有妨礙時，它們便會一致起來。 所以對於紗廠罷工，英日就要一致壓迫，庚子義和團暴動雖人人知道非共產革命，然爲維持資本主義在東方之威風，亦就發生了八國聯軍。

至於「共管」，我勸國家主義者平心自問，果真要等到中國掛了赤化招牌然後實現麼？——中國現在還不是一個「被共管」的國家麼？ 不但關稅，鹽稅，郵政等財政交通已共管多年；即十餘年來之北京政府，又何曾有一日不是它們「總巡捕房」——東交民巷久已成了中國底統治者——反帝國主義運動，乃正是爲了要推翻這個統治者。 靈光君說「俟內亂平定，國防充實，再進而恢復國權」；並且說我們要打倒帝國主義是顛倒本末。 這種話簡直是大陸報字林報的日常社論。 帝國主義者不是常常宣言，說中國須要有了强有力的政府，須得先使內政清明，它們然後才肯交還海關，取銷領事裁判權麼？ 靈光君何其忠於英美法日，至於如是？ 內亂平定！ 國防充實！ 只好等到聖人出，黃河清，老虎吃齋，帝國主義者自斃！ 不然，它會用了張作霖，吳佩孚，孫傳芳，布販子、土匪頭，乃至一切的金

樣，占冗，占魁，得勝，永遠不許你的內亂平定，國防充實——好讓你去推翻它自已，「然後恢復國權」！　它只要在字林報上　備邢士廉一頓，便馬上封了你的工商學聯合會，洋務工會，總工會；只要請李景林談一次話，便馬上殘殺逮捕你們這些愛國運動者，不遺餘力。

靈光君說，『除非我們掛起赤旗，他們帝國主義與軍閥利害總會一致』。　靈光君竟致說我們不掛赤旗（即不反對帝國主義），帝國主義與軍閥便不會一致麼？　我請問袁世凱時代，安福時代，曹錕賄選時代，我們掛了赤旗沒有。　為甚麼帝國主義常與軍閥也一致的呢？

至於說帝國主義不援助滿清，這不過完全是辛亥以前革命黨人一致強硬的功效。　帝國主義者，　敢太拂民意，弄巧成拙；所以不能不另變花樣，乘機豢養另一走狗——袁世凱而已。　只看帝國主義者在辛亥以後，絕沒有誠心誠意幫助過眞正的共和政治發展，而始終總保持着中國的君政餘毒之存在，便可瞭然！　況且在事實上，當時德國帝國主義者也曾竭力保持滿清，會助馮國璋段祺瑞在武漢劇戰。　這些事實靈光君都會毫無所聞麼？　靈光君這樣淺薄無知，居然亦這樣大膽的擅發主張，亦難怪要說些荒謬絕倫的話了。

唉！　好一個在現時不反對帝國主義，不恢復國權的國家主義！　靈光君的供詞中，該含有多少的「奸細」作用？　『現時』是歷表上的現時，現時的現狀，永遠爲帝國主義所保持——所以國際資本帝國主義乃可以在中國市場上萬壽無疆！　國家主義者不反對帝國主義，不在此時恢復國權，自然可以不受帝國主義之嫉恨，不受帝國主義底工具（軍閥）之摧殘，——並且自然要受一切資產階級者之歡迎與嘉獎——不但他們所居地位巧妙，無失敗之可能，而且還正可宜言國家主義是適合時代人物，浮誇它底發達呢！　這真是光榮的國家主義！

告天津的學生

仁靜

在今日中國各重要都市中，我們很少看見如天津學生文化之落後與受壓迫深的。天津是北方一最大商埠，中學以上學生有一萬餘人，也曾參加過歷次的愛國運動與反帝國主義運動。但是現在的狀況怎樣呢？自八月裕大罷工風潮遺李景林鐵腕壓伏（槍斃，餘名上人，逮捕〃百餘名中學生）以後，李景林即向學生進攻，由教育廳行文各校，禁止學生一切集會結社言論出版之自由，禁止學生演新劇，禁止男女學生自由結婚。這種黑暗反動，竟掠奪五四以來學生所得的一切勝利了。天津的學校可分三種，如公立學校，私立學校，和教會學校。這三種學校的校長可說都是勾結官廳，壓迫學生的。教員亦是跟校長一鼻孔出氣的居多，思想進步的分子，因畏校長向官廳告密，亦只好噤若寒蟬。只要學生做一點政治和社會活動，或盡力於學校教育之改良，（如反對不良教員），這些學生是要受學校的斥退（在每學期放假以後，藉口於成績不良）的。在平常，學校不許學生成立學生會或組織任何研究會，即有允許成立學生會，及學生集會自由的，亦是御用的學生會，學校教職員須監視（旁聽）學生開會的情形（如南開大學），實際等於奪回學生的自由。學校所教的功課非常嚴厲，非逼着用心去攷月考，年考，及格升班，即有被革除的危險。這樣學生終日因在課堂中，毫不了解世界大勢，時代潮流，也無看雜誌報紙；吸收新思想的機會，或者學校還要檢查學生的書報（如南開大學），看他們有無被新思潮傳染或『惡化』的危險。在女學校，甚至檢查學生書信監視與男學生交際來往。因此學生毫無學術自由，亦無從事政治社會

運動的餘地，（天津只有極少數的學生，加入國民黨），思想定於一尊，精力集於課本，於是反動的軍閥，官僚，帝國主義，腐敗校長教員及紳士，可以高枕無憂，統治地位安如磐石了。 歷來天津的愛國運動，社會運動，都是集中於極少數的進步學生之手，由他們指導一切，彷彿未能深入於羣衆，一般學生亦不感覺須組織學生會，更不去改良學校教育和爭得政治自由。 天津學生除了在每次革命高潮時，受感情衝動，響應各地舉行示威遊行外，平常則冷冰冰的，有如僵石，對政治的及社會的事情毫無反應。

天津學生的情形，大概如此。 於是我們對天津的學生，不能不有一種很誠懇的進言。

統治階級的學校，是什麼作用，在天津顯露得極明白。 他以統治階級的思想行為，教育後代的青年，吸引一小部分學生入他們的隊伍，化多數學生為奴隸。 他教青年以個人主義，不顧社會國家的安危，教他們升官發財，不顧貧苦民衆的幸福；教他們忠孝服從，又教他們復古讀經。 還有基督教的學校，教人博愛與無抵抗，毀滅國人反帝國主義的勇氣。 他們所貫輸於學生的是機械的書本的和死的知識，至於在歷史上及現在，平民及一般青年如何為改進自己的生活而奮鬥及成功的這些活的有用的知識，這是受他們的擯斥，非難或者曲解的。 統治階級如此教育青年，勿寧說是犧牲他們。 因為社會的制度如果是建設在少數人壓迫多數人的上面，不去改良，這種教育反謀鞏固這種制度，便是大多數學生的將來會葬送在這種剝削與壓迫之下（自然亦有極少數乖巧卑鄙的學生，爬上去繼承壓迫者的地位，但大多數卻是落伍者）。 所以統治階級拚命壓迫學生的集會結社，言論出版自由，防止學生的思想覺悟與社會活動，不遺餘力。 這不是隨意的偶然的恐惹，這是在思想方面的階級

鬥爭，是實際生活中階級鬥爭的反映。

天津的學生在讀書餘暇，果然放眼看過中國的大勢麼？ 他們可知道，正在他們讀書之時，軍閥的戰爭與帝國主義的侵略加速的破壞中國的經濟生活（工業蕭條）， 引起全國人的貧苦與不安麼？ 中國現有數十萬知識者失業，或降爲勞動工人，此數方有增而無已。 這種現象在教科書上並未告訴我們，可是這是一件實事，逼人的，關係我們切身的問題，我們應人人自危，應尋一解決方法。 只有懶惰苟安的學生，才去拖延此問題，不求解決，得過且過。 這樣的讀書等於買彩票，其將來生活之安全與否，全靠碰機會而已。

事實告訴我們，埋頭研究物理化學的結果，並不能在中國增加一個工廠；研究教育，政治，也沒有一理想的學校或地域，供我們作試驗。 （或者須受舊勢力的排擠或同化）。 中國知識者的失業，是一階級的問題，並非一個人的偶然的事。 所以我們必須聯合全階級和全中國人民的力量來解決他，掃除剝削我們的衣食，妨害我們的生產的障礙物—軍閥與帝國主義。 這個問題的重要，逼得我們要反抗現在學校教育的抽象，欺騙，與壓迫。 怎樣去聯合人民和怎樣去打倒軍閥與帝國主義，這些學問和知識，比現有教科書上的知識，重要十倍。 統治階級利用我們對社會科學政治事件的懵昧無知，才好宰制得我們伏伏貼貼的。

倘如我們的思想，超越過他們欽定的範圍或者要有行動的反抗。 這是如何令一般軍閥，帝國主義，腐敗紳士，校長，教員着慌，發抖，而須極端的阻止的呢？ 他們自然要開除，逮捕，亦自然要禁止一切集會結社言論出版的自由了。

所以天津的學生當明白爭各種的自由，是爲的自身利益，而非爲政黨利用。 倘如我們

洞悉學校教育的黑暗和腐敗，我們應當聯合起來組織羣衆的學生會，要求研究學術，政治信仰，集會結社言論出版，各種自由，要求取消種種不平等待遇，並改良學生的教課及設備，務須便利於學生；要求教育經費獨立，減免學費，保障教育不致中輟，和普及教育於貧苦人民。

一學校的學生力量，是不足抵抗軍閥和帝國主義的摧殘的，所以我們必須聯絡全天津的學生，進而至於聯絡全國的學生互相呼應援助，以達到我們的目的。聯絡全國的學生，不過是我們奮鬥的初步，我們爲永久解除壓迫，爲使全中國政治清明，實業發達，人民安居樂業起見，須聯合全社會的力量——工，農，商，兵——向帝國主義和軍閥猛烈進攻，實行國民革命，我們如有政治革命的覺悟，應加入國民黨，以實現此種工作。讓每次小的學潮和鬥爭，都擴大爲反帝國主義和反軍閥的浩大運動，讓每次鬥爭，加緊我們與各種社會力量和組織的密接聯合，以至實現全國人民的要求爲止，我們是不屑於以小的勝利自滿的。

我希望天津的學生，能擯除一種成見：認學生會無組織之必要，或者組織可以限於一校，不求有全天津的，全國的聯合會。如果我們不能組織學生會，便是我們還看不清自已的利益，如果我們還懷疑自已的力量，便可看別地學潮勝利，學生運動的成績；如果我們囿於一校，不講全天津的，全國的聯合，那便是使自已陷於孤立，從而使我們敵對勢力達到分裂削弱我們的目的。如果我們認現在天津的學生聯合會，太偏於政治宣傳，我們應起來改進他，使他成爲一羣衆的團體，擁護學生的本身利益。總之，我們要看清現在的學校是麻醉軟化和愚弄欺騙青年的機關，倘無我們聯合起來的爭鬥，我們無受到獨立教育（脫離去腐敗思想侵襲的教育）的可能。倘無我們起來作革命的政治爭鬥，我們一方面固難受良好教育

；一方面也不能脫離將來的經濟奴隸的境遇。

太原學生的光榮奮鬥

至‧誠‧

山西人民處於掛模範省招牌的愚民政策之下，已被麻木軟化；向無一點反抗精神——即所謂優秀分子之學生，亦不能有何等活動。然而現在的情形大大不同了！十四年來山西人民雖未經過軍事蹂躪，然而實際上因爲苛稅與日俱增；所以負担甚重——尤其是最近一兩年因擴張軍備，支出數倍於往昔，財政日見支絀，徵稅層出不窮。今年春季，有一最新奇之徵稅名曰：『房屋估價稅』。其徵收法，是值百抽八；而房屋之估價是由官廳派員估定，不讓房主自報。此種稅收，官廳人員自上而下皆得以所收之多寡分潤——（名爲辦公費車馬費獎勵金……）。故辦事人員非常努力，到鄉村閭觀人各戶估價（有值一千元之房屋估價七千元者）。各縣人民均叫苦連天，常有無力納稅而傾家破產者；但亦無可如何。這時，於是有太原學生聯合會中較覺悟之分子，努力聯合各校全體同學，思欲抗此苛稅。經兩週有餘之祕密籌備，果然做成了四月二十八日太原大規模之『抗稅運動』——中等以上二十二校之全體學生八千餘人向省議會請願。不料省議會諸人此時早得消息，衆已逃避一空；遍議會中覓不得一人。學生等憤激異常，僉謂議會既無議員，設此機關何用。遂將省議會大門粘貼學生會之封條。全體學生折赴省署請願。至省署前派代表二十二人入署，因代表時久不出，在外學生要全體入見省長，與署門衛隊大起衝突；閻錫山覩此情形，不得已允許立即撤回成命，停止徵收苛稅；學生始離省署。但學生等調查得建議徵收此稅者，是

省署秘書長賈景德，財政廳長楊兆泰，省銀行總理徐一清——省長之至戚——三人；甚為痛恨。　出署後遂向此三人之公館進發。　此三人早已聞風遠颺，家無一人。　學生遂將該三人公館之窗扉什物盡量搗毀，始整隊而返。　全省人民所痛心疾首呼籲無門之苛稅，經學生之拚命力爭，而得取消，無不額手相慶；歸功於學生。　學生會之本身，亦因此次運動團結堅固；組織擴大。　往昔加入學生會之學校僅十一校；此時已有二十二校。　暨五卅慘案發生，男女學校增至三十一校。　太原學生對五卅運動亦甚熱烈。　自得到北京罷課消息後，六月五日太原各校全體罷課；次日即遊行示威，組織講演團，沿街講演；組織募款委員會，分頭募捐，接濟滬上罷工工人。　三數月內共捐得一萬八千餘元。同時又組織學生軍委員會，援助農工委員會，抵制英日貨委員會．實行準備武力，組織工農羣衆；並與英日經濟絕交。　但因抵制英日貨與不覺悟之大商人時有衝突；最後於八月十七日，總商會居然因學生檢查英日貨，布告大罷市。　經過一週之久，學生奔走勸告小商人，於是商人內部發生破裂。閻錫山亦下令促商號即日開市，以維市面。　開市後，學生會與雪恥會，市民團合作，繼續共同檢查英日貨。　後洋貨行行長李裳階，勾結學生之大敵徐一清——李徐均為商會重要董事——由商會組織武裝商團，實行與學生宣戰——明打暗殺學生會之首領——太原學生始終不稍畏懼，檢查如常。　後經太原市十三萬市民代表，向當局請願，當局下令取消商團。　全國學生代表大會閉會後，山西代表歸省。　於九月三日。　召集全省中等以上學生代表大會，加入學校六十餘校；出席代表一百三十餘人。　除討論全國代表大會議決案，實行方法外；又議決關於本省應辦的事件多種。　其中最重要者如減免學費，增加教育經費，專

門大學開放女禁（山西大學已實行），組織山西青年社，（已實行）恢復全省童子軍，恢復山西大學預科，不准議員兼官吏，否認段祺瑞的國民代表會議，反對關稅會議，實行援助教會學校之同學轉學，九七示威運動議決案。即刻進行遵照新章全省學生總會之組織，選出常駐執行委員十人，執行一切議決案——全國及全省的——現決議案次第實行者不少。省當局視學生會之規模宏大強固有力，甚不利於他的任意行政；暗中極力想法破壞，收買各校接近官廳之學生，由內部設法搗亂。此種陰險手段，已漸見實行，但我們相信太原的進步學生若能努力注意於學生群衆中的宣傳團結，他們這種卑劣手段，亦不會發生效力吧！

哀悼我們的戰士——盧春山同志

林根

嗚呼！投身於我們無產階級革命工作，積勞病死者，前、游天洋同志，黃負生同志，劉光國同志，高君宇同志，王盡美同志……等，不料今又輪到我們忠實的戰士——盧春山同志的身上了！

春山同志年齡不過二十一歲，身體是異常強健的，他的品性是忠實，沉毅，刻苦耐勞。他從事於革命的生活已有五年之久，積蓄了不少的革命經驗知識。他自已的期望，我們同志對他的期望，都以爲他對於革命將有繼續不斷的貢獻，他的前途是很遼遠的！出於一切同志之意外的，他竟在兩個多月的病期奮鬥中斷送了他最後的生命！

春山同志是怎樣死的？他那樣强健的身體爲什麼死得這樣快？革命者的生命當然是沒有保障的。忠實勞苦，視革命工作過於生命的春山同志，當革命運動正在緊急的時候（

五卅以後），在武漢羣衆革命潮流高漲的時候，在漢案發生，帝國主義的走狗——軍閥蕭耀南孫威高壓的時候，民氣不能伸張，愛國團體不能公開活動，同志多遭通緝或密拿的時候，春山同志正在武漢呼號奔走，慘淡經營，又當天氣炎熱，時疫流行，他往來各地，無暇休息。加以費用困窘，民食陋劣，生活極苦，染痢月餘，毫不調養醫治，仍是工作奔走如常。

最後到萎頓不能走動的時候，猶獨住在破陋的貧民窟中，自炊而食，而不願回家休養。後來病已深沉，無法挽救，才被送回家，不過十餘日，竟於十月二日死去！ 嗚呼！ 他完全是爲革命的工作勞病而死！ 他雖死於家中，亦等於沙場戰死！

春山就學於武昌時即加入革命團體，從事革命運動，後轉學蕪湖，又任安慶新建設日報編輯，二七之役，他適在漢口參加這個運動。 後復到鄉間辦平民學校作農村運動。 去年赴安源任工人學校教務，今年五月回武漢工作。 這是他的略史。

他因爲太死早了，沒有什麼特殊的建樹；但我們永遠紀念他的革命精神！

窮漢的窮談（轉錄）

郭沫若

我的朋友靈光先生在孤軍雜誌上做了一篇文章，裏面有一句話說道：『共產黨利用共產的美名，以衒惑一般無十分判別力的青年與十分不得志的窮漢』。 我覺得這句話眞是好，眞正是盛水不漏，眞正是把共產黨的內容完全道穿了。 怎麼說呢？

第一，共產黨信奉的共產主義，共產主義是要廢除私有財產的，他要把社會上的產業從個人的手中剝奪過來，讓大家來共他一共。 所以這種主義和有產業的人是對頭，換句話說

，就是有錢的人是不受共產的美名衒惑的。有錢的人不受共產的美名衒惑，能受共產的美名衒惑的當然只有窮漢了。

而且窮漢也是有等級的，窮漢假如得志，就是說現在雖然窮，但在資本主義的社會裏還能有碗飯吃，或者還能夠有成爲資本家希望的人，那他對反對私有財產的共產主義，不消說也是反對的，不消說他也不會受共產的美名衒惑。這樣能得志的窮漢既不受共產的美名衒惑，那嗎受共產的美名衒惑的，當然只有不得志的，而且是十分不得志的窮漢了。

其次呢，共產主義既是反對私有財產的，那嗎在現在私產制度的天下裏面，他要算是大逆不道的革命主張了。就給我們民國以前，在君主的國度裏要實行民主革命一樣，我們知道我們的許多先烈，有許多是攪掉了自己的腦袋子，有許多至少也是亡了二三十年的命的。所以現在要在私產的國度裏實行共產革命的人，失掉腦袋子的事情就算被他免掉呢，這二三十年的命是不能不讓他亡的呀！自己的頸子上頂着一個替別人家建功立業的腦袋子，還要去亡二三十年的命，這又何苦來喲？人生只有這幾十寒暑，養養兒來防防老，積積穀來防防飢，也就樂得馬馬虎虎地過去，何苦要把自己的腦袋子來作玩，弄待個妻離子散呢？這所以共產的名不怕就怎樣美，凡世故很深，很有判別力的人。他是不肯受他的衒惑的。這樣的人多半是老人，老人不肯爲他衒惑，受衒惑的當然是只有青年了。

但是青年也不一定就是無判別力的，有的青年剛進學堂門他就要問你畢業後的用途，他們的判別力有的比老人們還要充分。這類的人是我們所稱爲『老成持重』的罷，大約他在私產社會裏面是十分可以得志的了。像這樣的青年，他當然也不會受共產的美名衒惑的。

這樣的青年不會，共產的美名街惑，那嗎受共產的美名街惑的當然只有無判別力的，至少亦是無十分判別力的青年了。

這樣看來，共產黨人的材料，就只有這兩種：一種是連死也不害怕的小孩子，一種是連錢也不會找的窮光蛋。 但這不怕死，不要錢，這豈不是把共產黨的精神談得乾乾淨淨，把共產黨人讚美到十二分了嗎？ 中國的共產黨人恐怕不見得值得這樣讚美罷？

不過靈光先生說：共產二字是美名，這在我看來倒覺得有點不對。 這共產二字實在並不甚美，不惟不甚美，而且因爲他反轉弄許多的誤會出來。

我們中國的字是再簡便也沒有的字，我們中國的國民也是再聰明也沒有的國民。 只消看見一兩個字便可以抵得着讀破幾部大書。 譬如你講自然主義是怎麼樣，他聽見「自然」兩個字便要說道：「哦，是。 這是我們陶淵明的「暫得返自然」呀」！ 你要講寫實主義呢，他就說寫實照着實實在在的物件去寫生。 你要講唯物史觀呢，他就說馬克斯是把人來當成物件的。 你要講共產主義呢，那自然你衣包裏的錢是該我共的，或者我衣包裏的錢提防他要來共了。 唉，簡單的確是簡單，聰明也的確是聰明，可是可惜所謂共產主義這樣東西，完全不是那麼一回事。

共產主義的革命，決不是說今天革了命馬上就要把社會上的財產來共的。 共產的社會自然是共產主義者的目標，就給大同世界是孔子的目標一樣。 不過他們要達到這個目標決不是一步就可以跳到的，他們也有一定的步驟。 我們知道馬克斯是共產主義的始祖，他他說共產革命的經歷便含有三個時期。 第一個便是以國家的力量來集中資本；第二個便是

以國家的力量來努力發展可以共的產業；第三個是產業達到可以共的地步了，然後大家纔來「各盡所能各取所需」地營共產的理想的生活。　共產革命要經過這三個時期纔能成功，而且這三個時期要經過多少年代，我們是無從知道，其實就是馬克思自己也無從知道。　不過共產者只是努力產業集中，使他可以早日得共產而已。　據這樣看來，共產革命的精神分明是集產，何嘗是共產呢？　所以共產主義又稱為集產主義(Collectivism)，這個名稱倒還比較適當一點。　你看在那第一第二的革命的途中，所謂共產主義不分明還是實實在在的國家資本主義嗎？　並且我們還有事實來做證明，我們知道，俄國是實行着共產革命的國家，而他現在卻是實實在在地施行着國家資本主義的呢。　不明白此中關鍵的人，他以為俄國的革命是失敗了，殊不知所謂共產革命的本身纔本是有這樣的步驟的呢。　據這樣說來，那麼我們可以知道，所謂共產主義和現到盛行一時的所謂愛國主義又有甚麼矛盾呢？　然而偏偏中國的愛國主義者，不怕他的主張實際上就和共產主義並無區別，不怕他也在信奉着甚麼尼山的木鐸，但他對於共產主義這幾個字總是視如洪水猛獸一樣的，我想來終怕還是這「共產」兩個字的名稱弄壞了事罷？　為甚麼呢？　因為一說到共產上來，人家總以為你要共他的產，或者我就要共你的產，所以弄得來一團墨黑，弄得來反對共產主義的人在實行共產主義，實行共產主義的人在反對共產主義了。

我說共產兩個字實在並不甚美的，便為這個原故。

末了我再聲明幾句：　靈光先生不必便是望文思義的圖簡便的聰明人，但天下也儘有這樣的聰明人存在，所以我這個窮漢也免不得在此多說了一番窮話。　好在我自己並不是共產

黨人，我也沒有受過蘇俄或者其他任何老板的一個片邊的銅板的幫助，我想靈光先生雖然「有合衆國三K黨的精神」，或者總還K不到我名下來罷。（轉載「洪水」第四期）

郭沫若君此文頗痛快，所以轉錄以餉閱者。 郭君謂俄國現行的是國家資本主義，這是不錯的；不過還要知道俄國是用無產階級專政來實現國家資本主義，凡丟掉無產階級專政而高談國家資本主義的人，是不會能為實現馬克思主義而奮鬥的。 郭沫若君完全了解俄國共產黨是依照馬克思主義做事的，至於中國共產黨呢，我們在此地用不着多說，自然有事實可以證明給大家看。

F. M.

寸鐵

究竟中國有沒有資本家？

反共產的人說，中國不能講共產主義，因為中國還沒有資本家；但是，他又說，中國講共產主義的人要本國工人和本國資本家爭鬥，這是他反對的。 我真佩服這些反共產的人的腦筋！ 不過我倒要問：究竟中國有沒有資本家？ 倘若有資本家，為甚麼中國不能講共產主義？ 倘若沒有資本家，為甚麼反對共產主義者要本國工人和本國資本家（其實據他說是沒有這種東西的）爭鬥（但）？

究竟蘇俄是怎樣的國家？

反共產的人說，蘇俄實行共產，所以國內紛亂貧乏不堪；反蘇俄的人又說，蘇俄亦是一

個帝國主義國家，他用許多金盧布供給世界的共產黨，而且有時還要向外國以武力的攻擊。

究竟蘇俄是怎樣的國家呢？ 倘若他的國內還是紛亂貧乏不堪，如何他能有這多金錢這雄厚的武力呢？ 倘若他能有這多金錢這雄厚的武力，是不是蘇俄實行共產的功效（但）？

研究系配說這話麼？

最近，研究系看見民衆的革命勢力，一天一天擴大了！ 就趕忙地來效忠於統治階級——帝國主義，軍閥，買辦，資本家——散佈它底「反革命」言論。 除了搜盡醜話，詆毀共產黨和蘇俄；造盡謠言，煽惑人民對於廣州國民政府的惡感之外——這幾天，又在時事新報上努力於「學生不應入黨」之宣傳。 『學生不應入黨』！ 研究系（一種投機政客的狐羣狗『黨』）配說這句話——配討論這個問題麼（楚）!?

可憐的紳商階級

去年齊燮元敗後，無錫紳商登報出十萬元賞格緝齊。 現在齊又要來了，所有從前出賞緝齊的無錫紳商，都一齊跑到上海租界深藏起來了！ 可憐的紳商階級！ 國家主義派卻把你們當作中國革命的主要的力量（楚）！

丁文江的「科學常識」

丁文江在晨報「社論」第五期上「論對俄問題」，說中國現在『已經耕種的田地，不過九百兆多畝，共起產來，一個人只能分到二畝有零』。 又說若將中國現在所有的資本「共產」起來，『中華民國國民一個人攤不到兩塊大洋』。 因此，他就叫『我們平心靜氣想想，

為了二畝多地，兩塊大洋，值得提倡社會革命，階級鬥爭嗎』？　丁文江反對共產，反對蘇俄的理論，原來如此！　原來他還在以強盜分贓式的『均無貧』解釋共產主義和社會革命——可憐中國科學家底頭腦！　難怪戴季陶要反對階級鬥爭；梁啓超要破口謾罵；一般反共產，反俄的「謠言」、「盲論」、「意氣」，要『於今為盛』了（楚）！

科學家的「玄學」邏輯

丁文江說：『我們要學蘇俄，應該學他的好處：學他的獨立的精神，奮鬥的勇敢，犧牲的決心，那麼就是有千萬個帝國主義包圍我們，我們也不怕他們，又何必去聯蘇俄做人家的走狗』！　用這麼一番話來辯護他反對聯俄的理由，你們大家說他底前後通不通？　學蘇俄的精神，勇氣，決心，可以；聯俄便是「做走狗」。　學蘇俄的獨立，奮鬥，犧牲，便不怕千百個帝國主義包圍；聯俄便成了『聯絡一個人來得罪世界人』了！　丁文江主張學蘇俄的好處，便是對的；共產黨學了蘇俄獨立的「精神」，抱了打倒帝國主義的「勇氣」，來下那從國民革命到社會革命的「決心」，便是萬般該死的蘇俄「走狗」（楚）！

這便是徹底革命的「急進社會政策」

勉已先生在晨報上發表徹底『反共產的理由和主張』，說他主張『激進的徹底的實行對軍閥的「政治革命」』。　他的「徹底」，便是實行急進的社會政策；而其政策之一，便是對於『利用內亂，魚肉鄉民』的『軍閥財棍』們，『做照外國戰爭利得稅辦法，創設一種內亂稅，或為政治上便利起見，美其名曰國難捐』——以為『膺懲』，免使『社會貧富懸隔愈

甚」。他並且主張『即由善後會議條例中所列舉的軍民長官有勳勞於國家的先生們出來提倡。哈哈！反共產的妙論中，足以令人醒脾的實在太多了！『先生們』出來提倡內亂稅，便是澈底的政治革命，急進的社會政策——此即共產黨之所以應該萬死於今日中國社會之原因歟？惡婦淫亂之後，可以燒香還願，求神減罪，現在張作霖等也可以完納內亂稅而公開其『魚肉細民』之營業了！在勉已底急進政策，澈底革命中，「內亂」成了法律上許可之事業——和從前廣東的「賭」一樣了！妙哉，研究系的理論（楚）！

胡適搗的什麼鬼？

胡適先生在他的『愛國運動與求學』中，像煞有介事的勸學生求學，說什麼『國家的紛擾……只應該增加你求學的熱心與興趣』。現在北京各校都開學了，學生都上課了，他的目的是達到了。但是他卻在這吳佩孚『東山再起』，內戰將作的時候，從大請假，跑到武漢，現又遨遊滬濱。在一九二二年吳佩孚勢力全盛時代主張『好人政府』的胡適，現在如此熱心旅行，是何意義？明眼人自能知曉。好個「實驗主義」邏輯大家的胡適，你勸人家求學，你卻不守學者本分，去做政治勾當。是不是你以為學生做的政治活動與你相反，你勸他們到圖書館去，好不妨礙你呢？你為何不學葛德與菲希特，『遇着國家政治上有大紛擾的時候，用心去研究一種絕不關係時局的學問，使（你的）心思不致受外界的擾亂呢（靜）？

生活與壓迫虐待

我是一個青年學生，現在家務農，看見農民夏日流汗，冬日寒顫，不能自給，而且因受家中種種壓迫，所以不願在家住了，但我又無獨立謀生技能，怎樣辦呢？　我曾見貴刊勸人進工廠，但聞工廠又多虐待工人，不知甚麼工廠可投。

王玄章（磁縣）

在現在的青年，幾乎無往而不受人家的壓迫虐待，你在家則為父兄作無報酬的僕役，出外則為資本家剝削的工錢奴隸，這是不可逃的命運！　我們雖勸有機會進工廠的人進工廠，然而工廠還是不容易進去的，亦幾乎沒有一家工廠不虐待工人。　我們勸人進工廠，並不是說有甚麼工廠不虐待工人，我們只是希望這些比較有知識的青年在工廠受了虐待以後，能發生團結教育工人群衆，引導他們參加革命運動的決心，只有革命根本改造社會纔可以解放他自己。　你知道農民的痛苦，而且你不願受家庭的壓迫，但你若不能有機會進工廠呢，我亦是願你在受了這些痛苦壓迫以後，能發生團結教育農民群衆引導他們參加革命運動的決心，只有革命打倒軍閥官僚地主纔可以解放一般農民（連你的父兄在內）與你自己。　（英）

徵求稿件像片

本刊徵求各地青年運動，以能詳述經驗心得使各地青年可以互換知識為佳

本刊徵求關於國民運動青年運動工人運動農民運動婦女運動各像片